

不要抛弃灵魂中的英雄

□王夫刚



王夫刚,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班学员,首都师范大学2010至2011年驻校诗人。著有诗集《诗,或者歌》《第二本诗集》《粥中的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怀》和诗文随笔集《落日条款》《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曾获齐鲁文学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柔刚诗歌奖、阮章竞诗歌奖和《十月》年度诗歌奖等。

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自己有了花眼的迹象,这本算不上什么意外,无非生命中的事实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秩序不请自来,弦外之音却显得意味深长:季节人生,大抵已是秋天。回首往事的骄子在追光灯下讲授“必然如此”的成功学,不堪回首的失败者则可以在剧院的丙级票区乃至剧院外面安置“原来如此”的惭愧了——布罗茨基说,生活的可见层面永远比生活的内容更为重要——

对于我这一代置身其中的人来说,不是命运开始出现分野,而是已经完成了分野。流逝的光阴向来如此,不容商榷,当我从慵倦的寂静午睡中茫然醒来,当我怀着诗人的沧桑之心去求解一些诸如此类被现实主义视为“一分为二”的命题,我知道,我所寻找的诗歌答案并不具备普遍说教的价值,甚至连分享喜悦都只能在一个局促的空间展开。我还知道,我没有打算依据生活的强行教育来调整自己的写作兴趣以悦附着在诗歌表面的那些即时诱惑,并且愿意用足够的耐心为之交付我所能承受的学习费用——像曼德施塔姆谈论但丁时所言:诗歌中重要的东西只是对诗歌发生过程的理解。人不满百常怀千岁之忧,一个合理的诗人,历经境界、意趣和创造力的综合考核,守住道德底线和文学的基准尺度并非额外要求,不过是土壤般的呼吸无处不在。如此,诗人在彰显“个性”时才不至于因为跑偏而迷失在“任性”的路上,才不至于把弗罗斯特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路——而我选择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当作一笑了之的浅表性抒情。在我看来,互联网时代以降,诗人的总体表现强人意,隔三差五跑到台前的“话题演出”几无新意,而且往往授人以柄,被取笑的诗歌和诗歌精神至少在形式上仿佛毫无还手之力,有风骨的公共艺术交流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上越来越倾向于私有化的沉默,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新月异的科技和喜欢热闹的诗歌写作者相得益彰,自成体系的诗人却选择了谨慎地规避和寂寞开无主地掉队(谁跟自己成为朋友,谁就不会在独处时感到寂寞)。赫塞认为,人生是课以每个人各自不同的一次任务,在这里,重要的不是

在当代诗坛,王夫刚曾是诗人中的弱势群体。他以良好的写作天赋从乡村起步,却在通往城市的发展空间中饱尝酸楚,但“从欲哭无泪到有泪不流”,他以不动声色的倔强自我造化,在与现实的痛楚质对中不断领取教益,进而通过富于耐力的持续建造,以机锋伏藏的优秀短诗、水阔流涌的系列长诗、雄辩精微的诗歌文论,缔结出一位诗人沉实的大盘底座,并在叙事姿态、语言方式、艺术理念上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标识。

从此在的角度看待王夫刚的诗歌之路,仿佛一个落魄的乡村少年成功的人生逆袭。而落魄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当年“我从考场溃退下来”。这本是城乡差别形成的先天性竞争劣势,无数乡村少年都曾遭遇的命运,但王夫刚却不肯认命。因为在他的意识中,这并非自己资质的不济,而是这样的资质,为自己面对的应试教育系统所不容。严羽那一著名的“诗有别材”,既是指诗人在写作中不同流俗的特殊才能,也是对诸多诗人艺术家天资分配中此弱彼强现象的指认。无论王夫刚是否曾为历史上的众多人杰在科考中一再碰壁、灰头土脸,却在诗歌艺术领域大放异彩的先例所激励,但接下来的事实是,他决然放弃了以复读与高考的无趣纠缠,踏上了自己想象中的道路。

——“他将吃尽苦头……”

这是就自己前途抉择一场“失败的对话”后,父亲对他的最终结论。

诚如其父所言,这个乡村少年最寒冷的人生季节就此降临。他选择了一条渺茫的不知所终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独自负责。由此开始,他先后辗转于家乡周边的多个城市,为无处安放青春寻找出路。在这一个过程中,他充分见识了社会转型期资本的狂妄与嚣张,底层个体的渺小和无助,但富有趣味的是,他随后的诗作虽然不无孤寒愤懑,却并未被这一确绪所主宰,而是将其化作写作的沉重底色。的确,向世人倾倒自己的苦水有什么用?把泪水泼洒给世界又有什么用!在关乎一位诗人未来走向的重要节点上,他拒绝了自己之于世界的艾怨或自作多情,进而逐渐确立了一种冷峻的应对姿态,并把目光更深远地投向自己命运共同体的乡村,探究其中的奥秘。

“最后一个动作转瞬即逝——/大河之水从地图上流了出来/健康的秋色布满北方”,然而,“水越流越少,水的问题/不声不响地逼近北方”,人们活在两岸的村庄,“平平淡淡地过了很多年/还将平平淡淡地过很多年/奇迹的出现,不是现在的事情/也不在他们中间”,在这首《北方的河》中,王夫刚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沧桑感,说穿了

中国乡村的基本处境和命运。写出这首诗时,

</